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神圣人生论

下 册

〔印度〕室利·阿罗频多 著



神圣人生论(下)

第二部 知识与精神造化

第十五章 真实性與大全知识

如是。这便是‘无明’之起源，‘无明’之自性，‘无明’之界限。其起源是知识之一限制；其分明底性格，乃有体之徙其自有的整体性与全般真实性之分离；其界限乃焉知贵性的道分离性底发展所决定，因为这遮蔽我们不见到我们的真实自我，以及事物的真自体与全自性，勉强我们生活於一颗似底表面生存中。回转到或进步到整体性，混除限制，扫破这分离性，超越界限，恢愎我们的真元底和全部底真实性，必然是内中转向‘知识’之封立底表微和性格。有限底和分离底知觉性，必为一真元底和整体底知觉性所代替，这代替者，即是与自我与存在的原本真理和全部真理篇一者。整体底‘知识’，是一个原有在於整体底‘真实性’中的什么：他不是一新底或尚不存在的什么，有待於造成，求到，学得，发明，或为心思所建立；毋宁是应当发现成揭露，她是一‘真理’，对一番精神努力是自体启示着的：因为他在那里被隐蔽於我们的更深底和更大底自我中；他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知觉性的真本质料，而且，是由虽在我们的表面自我中也觉悟到他，我们乃当占有他。有一整体底自我知识是我们当恢愎的，因为世界自我亦是我们的自我，是一整体底世界知识。一能学得的或心思所建造的知识是存在的，有其价值，但那不是我们说起‘知识’（或‘明’）与‘无明’时所指的。

一整体底精神知觉性，其中涵藏有体之一切项目的知识；他以一切中介项目联系最高者与最低者，成就一不可分的整体。在事物的最高峰，她启对‘绝对者’的真实，这无可名状，因为除封他自有的自我意识外，封一切皆为超於心知的。在我们的最低下一端，她见到我们的进化所由起的‘无心知性’；但同时他觉识‘太一’，与‘大全’，自体内含於那些深虚，他启露在‘无心知，中之秘密’‘知觉性’。能表逢，能启示，他游移此兩极端之同，他的视见发现‘一’在‘多’中的题示，‘无限者’在有限底事物之差异性中之同一性，无时间底‘永恒者’在永恒底‘时间’中之当前存在；是这见识为他照明了宇宙的意义。道知觉性不废弃此世界；他取起他、且给予以他的隐秘意义而转化他。她不放弃个人存在；他转化个人和他的本性，由於向之启示她们的真实意义，使之能超越他们从‘神圣真实，与‘神圣自性’之分离。

一整体底知识，必先有一整体底‘真实’；因为这是一‘真理知觉性’本体即为‘真实’的知觉性之权能。但是，我们於‘真实性’，的理念和意识，随我们的知觉性之格位与运动而异，随其封事物的看法，着重，采纳而异；那看法或着重，可能是深密底和除外底，或者是引伸底，概括底，周到底。很可能，——而且在其自有的原地中，是为了我们的思想，且为了一路很高底精神成就，成为一有效能底运动，——肯定不可名相的‘绝对者’之存在，着重其为唯一真实性，而为了我们的自我，否定且废除个人和宇宙创造，从我们封真实性的理念和意识上将其法除。个人的真实是“大梵，这绝对者，宇宙的真实是‘大梵’这绝对者：个人是一现相，宇宙中的一时间性底形表：宇宙本身是一现相，一更大更愎雅底时间性的形表。‘明’，与‘无明’这两项，只属于这形表；为了达到一绝对底超上知觉性，两者皆应超出；私我知觉与宇宙知觉皆消灭于那至高底超越中，只留下‘绝对者’在。因为绝对底

‘大梵’，只存在于其自体的同一性中，超出一切具者知识以外；在那里，知者与所知，因此这二者相遇于其间而化为之一的知识，这真本理念消失了，被超越了，失去了有效性，以致对心思和言语，绝对‘大梵’必常仍其为不可达到的。与我们所提出的这观念相反，或相成的，——‘无明’本身，只或是神圣‘知识’之一有限作用，或是其一内寓底作用，在局部心知者中被节限制了，在无心知者中内寓，这么一个观念，——我们可从事物的等级的这另一端说，‘知识’本身只是一高等‘无明’，因为他停顿于绝对‘真实性’，那对‘他自体’是自明底，但对心思为不可知的。这绝对论与思想的一真理相应，与精神知觉性中一最高经验的真理相应；但在其本身，他不是精神思想之全，圆满而概括，也不尽赅最高精神经验之诸多可能性。

绝对论者于真实性，知觉性，与知识的观念，是建立放最古章檀多思想的一方面，但不是那思想的全部。在诸奥义书中，在最古底章檀多的灵感底经典中，我们发现于‘绝对者’的肯定，究竟底和无可名相的‘超极性’之经验概念；但我们亦复发现，非与此相逢而是与此相辅相成者，有对宇宙底‘神圣性’之肯定，有宇宙底‘自我，与宇宙中‘大梵’的变是的一经验概念。同等的，我俩也发现个人中‘神圣真实性’之肯定：这亦复是一经验概念；不是摄持之为一现相，而是当作一实际底变是。独一无二而除外底肯定，一切皆加以否定，除了超上底‘绝对者’，这，我们发现是代之以一概括底肯定，推到了其最远底结论：这‘真实性’与‘知识’的概念，笼括宇宙者与‘绝对者’于一览，基本上与我们自己的观念相合；因为他暗许‘无明’也是‘明’的一半隐蔽了的部分，世界知识即自我知识之一部分。伊莎奥义书，坚持‘绝对者’的一切显示之一体性与真实性；他拒绝将真理拘限于单独任何一方面。‘大梵’是静者亦是动者，内者和外者，近者和远者，不论在精神上，或在‘时间，与‘空间，的引伸上。他是‘有体’亦是一切变易，是‘纯洁者’与‘玄默者’，无相状亦无作焉，又是‘见者’，‘思士’，组织着世界及其对象者；他是‘太一’，变成凡一切在宇宙中我们所感知的；他是‘内在者’，又是那他所寄寓其中者。这奥义书肯定完善且能解放的知识，是那既不除外‘自我’也不除外其所创造者的知识：已得了解放的精神，视凡此一切为‘自我存在者’的变是，视之于一内中底视见中，且是以一种知觉性视之，这知觉性见到宇宙是在他自体内中，不是向外看，有如有限底和自私底心思一样，看之为异于自体的一物。生活于宇宙底‘无明’中是一盲昧，然自限放‘明’的一除外底绝对观，也是一盲昧：知道‘大梵’同时又一并为‘明’与‘无明’，以‘变是，与‘非变是’而同时臻至最高格位，以超上‘自我’与宇宙‘自我，之实践联合为一，成就着在超凡世者上建立基础又在凡世者上作出自我觉识底显示，乃是整体底知识；那便是占有‘永生’。是这整个底知觉性及其全部知识，乃建筑出‘神圣人生’的基础，且使其臻至为可能。道便推到‘绝对者’的绝对真实性，必然不是一严格不可决定的一性，不是一无限性空无一切非纯粹底自我存在者，只能由除外多者与有限者而臻至，而是一个什么，出乎此等界说以外，诚然出乎任何正性底或负性底描述以外。一切肯定和否定皆能表现其多个方面，是双由一至上底肯定与一至上底否定，我们乃能达到‘绝对者’。

于是，在一方面，向我们表呈为‘真实性’者，我们有一绝对底‘自我存在’，一永恒底独一无二自我有体，而且由寂默底和不动底‘自我’，或无执底静性‘补鲁丽’，我们能进向这无相无缘底‘绝对者’，否定创造性底‘机

能’的作为，不论那是一虚幻底‘摩耶’，或一形成着的‘自性’，从一切宇宙底错误中之回旋，进到永恒底‘和平’与‘玄默’，除却了我们的个人底存在，自得或自失于那唯一真实底‘存在，中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有一‘变是’，即‘有体’的真实运动，而‘有体’与‘变是’，二者皆一绝对‘真实性’的真理。这第一观念，是建基于一形而上底概念上，这在我们的思想中构成一极端底知见，在我们的知觉性中，构成一除外底经验，知见且经验到‘绝对者’为一真实性，空无一切缘典一切决定：焉其后果，那便按加一逻辑底和实际底必需，必须否定此诸多缘会性之世界，为一不真实底有体之一虚伪，一‘非有’（Asat），或至少是一低等底和旋诚底，时间性底和实用底自我经验，且将其从知觉性中割除，以便达到精神的解放，从其虚妄知见或其低等创造脱出。第二概念，则基于‘绝对者’是既非正性也非负性可範限的这概念上。他出乎一切缘以外，是在这义度上，即他不被任何相对性所拘束，或在他的有体之权能上可被其所限：她不能被我们的相封底概念，不论是最高底或最低底，正性底或负性底，所繫缚或圈围：他既不被拘束放我们的明上，也不被拘束于我们的无明上，既不被拘束放我们的存在的概念上，也不被拘束于我们的非存在的概念上。却又不能以任何无能性限制，谓无能放包含，支持，创造，或显示一切关系：反之，那能在一性之与限与多性之无限中显示他自体的权能，可认为是一内在底力量，其真正绝对性之表徵，结果，而这可能性，在本身便是宇宙存在的一充分底解释。诚然，‘绝对者’在其自性上不能被限定要显示一缘起的宇宙，也不能被限定不得显示任何宇宙。他本身不是一顽空；因为一空底‘绝对者’不是‘绝对者’，——我们封‘空’或‘零’的概念，只是一概念上的表徵，表我们的心思之无能，不能知道或摄持他：他在自身中，涵有一切已是者、和一切能是者之不可言说的真元性，又既因为他在自身中保持有此真元性与此可能性，他必然在自身中，在他的绝对性的怎样一方式上，保持凡属于我们的或世界的存在为基本者之永久底真理，或内在底，即算是潜能底，可实现的实际性。是这可实现的实际性现实化了，或这永久底真理发皇他的诸多可能性了，我们乃称之为曰显示，见为这宇宙。

然则，在‘绝对者’的真理的概念或实践中，没有一内在底必然底后果，必拒斥或消解宇宙的真理。一真元上不真实底宇宙，怎样为一不可解释的虚幻之‘权能’所显示，而‘绝对大梵’不加顾盼，或与之相离，不影响他，如其不为他所影响，这理念在基本上是我们的心思知觉性之无能，以这无能转到了‘他’，按加或强加于‘他’，于是而范限他。我们的心思知觉性，若出乎其界限以外，便失去了他自有的知识方法和手段，乃趣向止息或无活动；同时他失却或倾于不更摄住他从前的内容了，对那一切曾是对他为真实的，不继续有真实性的概念了：对绝对底‘超上大梵’，想其为永远非题了底，我们也归之以一相应底无能性或分别或离隔性，隔别今兹对我们已变成或似乎是非真实者，他必然是像我们的心思在其止息或自我灭无上，以其纯粹底绝对性，与这现似底显示之世界空无一切关系，不能有任何支持着的认识，或她的机动性底保持，使他得一真实性者，——或者，倘若有这么一种认识，他必然在自性上为一不是之‘是’，为一魔术底‘幻有’。但是，也

adhy ropa, 在韦檀多哲学中为‘妄见’，‘非见’之意，如误见麻绳为蛇。以蛇相妄加于麻绳，此即‘妄见’。‘他’亦译‘彼’。

没有必然底理由，要假定这空隔必然存在；凡我们的人类底相对底知觉性所能者或所不能者，不是一绝封底能量之考验或标准；他的概念，不能施用于一绝对底自我意识性上：凡于我们的心思底无明为必需以使之逃出自体者，不能是‘绝对者’的需要，他无需自我逃遁，没有理由要拒绝认识凡对他为可认识者。

有那非显了底‘不可知者’；有这显了底可知者，局部对我们的无明为显了，全般对那将他保持于其自体的无限性中之神圣‘知识’为显了。倘若这是真底，既非我们的无明，亦非我们的究机底和最广底心思之明，能给我们于‘不可知者’之摄持，仍然这也是真底，即不论由我们的明或无明，‘他’多式多样显示‘他’自体：因为他不能是显示着异于他自体的什么，因为没有其他什麼能够存在：在这多方显示中有那个‘一性’，而由异性我们可触到‘一性’。但服使如此，纵是承识此同存立存在，仍可能在‘变是’加以一终结裁判和贬斥的判决，决定从之离绝而回到绝对底‘有体’之必需。这判决可托基于此分辨，即区别‘绝对者’的真正真实性，与相对底宇宙之局部底和迷误底真实性二者。

因为在知识的这开展中，我们有此‘一’与‘多’两项，正如有其他两项，如有限者与无限者，变是者与永是而无变易者，有相者与无相者，‘精神’与‘物质’，无上‘超心知者’：与无下‘无心知性’；在道二元论中，且从之脱出，一任我们说‘知识’是具有其一项，而具有其另一项便是‘无明’。我们的人生之究竟，则将是‘变是’之低等真实性退引，进到‘有体’的较大底真实性，从‘无明’跃进到‘明’且弃去‘无明’，离开多而进到‘一’，从有限者到‘无限者’，从有相人乎无相者，从物质宇宙的生命入乎‘精神’，从无心知者封我们的把持，进入超心知底‘存在’。在这解决中，已假定在我们的有体的两项间每个场合，有一固定了的对反，有一究竟底不可调和性。或者不然，倘若两者皆是‘大梵’的显示之手段，则下者是一虚伪底或不完善底关键，一必败的手段，一价值的系统，终究不能使我们满意的。既不满足于多性的纠纷，既蔑视其所能启发的最高底光明与权能与喜乐，则我们当策进到彼面，进到绝对底一点专注，一处专立，其间一切自体变换皆止。既不能服从‘无限者’，对我们的使令，要永远居于有限者的约束里，或在其同得到满足，宽大，和平，我们便应打破一切个人底和宇宙底‘自性’之拘束，摧破一切便值，象徵，形相，自我界劃，不可限量者的限量，而捨却一切小器性与分化性于那永是满足于其自有的无限性之‘自我’中。厌烦形相，于其虚妄底倏忽底引诱感到幻灭，倦于且沮于其飘浮底无常性与无谓底循环反覆，我们必须逃出‘自性’的循迴，遁入永远底‘有体’之无形无相性。既羞于‘物质’及其粗重性，不耐‘生命’之无目的底扰乱和苦恼，倦于‘心思’的无目标底奔驰，或相信其一切目的和止境皆为虚妄，我们当自放于‘精神’的永恒底安宁与纯洁性中。‘无心知者’是一睡眠或一牢狱，心知者是一转轮的挣扎而无究竟底结果，或一梦中的徬徨：我们得醒觉而入乎超心知者，其间一切夜的黑暗和昏明，皆止息于‘永恒者’的自体光明底福乐中。‘永恒者’是我们的皈依处；其余一切皆是虚伪价值，‘无明’及其迷误，心灵在现相‘自然’中的自我迷失。

我们对‘明’奥‘无明’的概念，拒斥这否定及其所建立于其上的对反：他指向一更大底即算是更困难底协调的结论。因为我们见到这些顾似互相反封的项目，如‘一’与‘多’，‘相’与‘无相’，‘有限’与‘无限’，

皆不甚是对反者而是相辅相成者。不是‘大梵’的更迭着的价值，在其创造中永远要失去一性以自处于多性中，又不能发现自体在多性中，必再失去之以恢复一性，而是双重和并行的价值，相互说明的；非是无望地势不两立的交替者，而是一个‘真实性’的两面，能引导我们达到他，以我们于两者之一并实践，不单是由分别实验每个，——虽则这种分别底实验，也可以是合法底或甚至是必要底一步，或知识的程序的一部分。‘明’，无疑是‘太一’的知识，‘有体’的实践；‘无明’是‘有体’之一自我遗忘，多性中之分别性的经验，与在一误解了的变是之纷纭中之寓居或回旋：但这可救治好，由在‘变是’中之心灵之生长入知识，入乎‘有体’之觉识性，这‘有体’是在多性中变成凡此一切存在，也能如此变是，因为她们的真理原已有在于他的无时间性底存在中。‘大梵’的整体知识，乃一知觉性一业具有此二者，除外地追寻任何一个，乃将偏在底‘真实性’之真理的视显，闭住了一边。占有一切变是之外的‘有体’，使我们自由，解脱了在宇宙存在中之执着与无明的缠缚，而且以那自由，乃得‘变是’与宇宙存在的自由占有。‘变是’的知识是知识的一部分；他当作一种‘无明’而作篇，只因为我们居而被囚禁于其中（avidyayamantare‘中处无明内’），未当占有‘有体’之‘一性’，即是他的质料，他的精神，他的显示之因，没有之她会是是不可能的。

事实上，‘大梵’不单是在一无相底一性上为一，超出了一切关系，亦且在宇宙存在的真本多性上篇一。觉识着分化着的心思的工事，但本身不为其所范限，‘大梵’（彼）容易得其一性于多者中，于关系中，于变是中，亦如其容易得之于自多者，自诸关系，自变是的退转中。我们自己也一样，若要充分占有他的一性，便应当占有之——因为他既是在此，因为一叫切皆是他，——于宇宙的无限自我变换中。多性的无限性，只是时当其被包含、被占有放‘太一’的无限性中，乃自体得到解释和辩正了；但‘太一’的无限性，亦复倾吐其自体，在‘多’之无限性中保有他自体，能倾吐她的能力亦如不自失于此倾吐中，不从其无穷无际底变迁和殊异失败退转，亦如不为其变易而自体分化，乃自由底‘补鲁丽’的神圣魄力，知觉底‘心灵’在其自有的永生底自我知识之保有中。‘自我’的诸多有限底自我变易，失去自我知识之心思被收摄于其中，且被分散于诸变易中，却皆不是‘无限者’的否定，而是‘无限者’的无穷底表现，此外没有其他底存在的意义或理由：‘无限者’，如其保有其无限有体之快乐，亦复得其喜乐于那真正无限性中，即其在宇宙中的无限自我界定之无限性。‘神圣有体’不是不能取无数个形式，因为‘他’在‘他’的真元中超出一切形式，也不由擅有无数形式便消失‘他’的神圣性，却无宁是将‘他’的有体之快乐倾注于他们中间，将‘他’的神性之光荣灌注他们；这黄金不失其为黄金，因他自体形成为各种装饰品，和铸成各种价格的通货和钱币，而‘土地权能’，凡此一切成形体的物质存在原则，也不失其不可变易的神圣性，因她自形成为可居的诸世界，投出她自体为山陵，为俗谷，使她自体被作成爐竈，为家家之用器，或当作刚质金属，而作为兵器，为机器。‘物体’，——即本质本身，或微妙或粗重，或属心思或属物质的，——便是‘精神’的形式和躯体，而且必永远未经创造成的，倘若其不能作为‘精神’的自我表现的基础。物质世界的现似底无心知性中，在自身暗暗保存了一切在光辉底‘超心知者’中为永恒自体显示者；在‘时间’中启示他，乃‘自然’的舒缓和雍容底快乐，和她的循环的目标。

但是，也有真实性的其他概念，有知识的性格之其他概念，需要考虑的。

有一种观念是，凡一切存在皆是‘心思’的一主观创造，‘知觉性’的一个结构，而说有一客观真实性，自体存在，离‘知觉性’独立，这理念是一虚幻，因为我们没有且不能有事物之任何这种独立底自我存在之证明。这种看法，可能引到以创造性底‘知觉性’为唯一‘真实性’之肯定，也可能引到对一切存在的否定，和以‘无有’或一无知之零为唯一‘真实性’之肯定。因为，在一个观念上，为知觉性所造成的对象没有内在底真实性，他们只是构架；甚至建造她们的知觉性，本身也只是知见之一波流，这些知见擅有相联与持续性的表形，造成一相续底时间之意识，但如实这些事物没有稳定底基础，因为她们只是真实性的一现象。这意义将是：真实性便是一永恒底虚无，无有一切自体知觉底存在，同时无有一切组成存在之运动者：‘明’的意义，便会是促建造出的世界之现象回转到此。然则曾有一双重底、全般底自我灭无，‘神我’之消失，‘自性’之止寂或灭没；因为知觉底‘心灵’和‘自性’，乃我们的有体的两项，包括一切我们所谓存在者，而对这两者一併否定，便是绝对底‘涅槃’。于是真实者必然或是一‘无心知’，在其中有这些波流与构架出现，或者是一‘超心知’，出乎一切自我或存在的理念以外了。但是这世界观，当我们让我们的表面心思这知觉性之全部，乃只于事物的出相为真实；当作那‘心思’的工事之一叙述，道是有效底：在那里，无疑，一切皆现似为一波流，和一不永久底‘知觉性’的建造。但这不能当作存在的全部说明，倘若有一更律大和更深沈底自我知歎與世界知澈，有一同一性知澈，有一知冕性，以那知识为正常，且有一‘有体’，以那知觉性为其永恒底自我觉识；因为放是而主观者与客观者，对那知觉性和有体能为真实且亲切，二者皆能是他自体的一点什么，他的同一性的两边，对她的存在为真实可靠。

另外一方面，倘若能建造之‘心思’或‘知觉性’是真觉底，且是唯一真实性，则物质有体和对象的世界可以有一存在，但他纯粹是主观构架底，由‘知觉性’从其本身作出的，为其所保持，他们消失则融入其中，因为，倘若没有旁底什么，没有真元底‘存在’或‘有体’，支持着创造底‘权能’，又没有一存持着的‘空’或‘虚无’，则这创造一切事物的‘知觉性’，本身必是或必有一存在或一本质；倘若他能作出机架，那必是以他自有的本质或他自体的存在之形式作出的建置。一知觉性而不属于一‘存在’，或其本身不是一存在，必然是一非真实，一‘空’，的知冕‘能力’，或者是在一‘空’中这些不真实底构架，从无物作成的，——这是一很难接受的假定，除非一切其他皆证明为无效。然则明显是我们所见为知觉性者，必然是一‘有体’或一存在，一切皆从其知觉性的本质造成。

但是，若使我们这么回到‘有体’与‘知觉性’的二位一体底或二元底真实性，则我们能或与韦檀多学同其假定，说有一原始底‘本体’，或與数论同说，说有多体，而‘知觉性’，或某种‘能力’，我们以知觉性归之的，对此多体表呈其构架。倘若唯独分别底原始底有体之多性为真，那么，因每个将是或将创造其自有的世界于其自体的知觉性中，困难便在于说明他们在单独同一宇宙中的关系；必须有唯一‘知觉性’或唯一‘能力’，——相当于数论的独一‘自性’，即许多同似底‘神我’的经验的原畴，——其间他们遇合于同一为心思所造成的宇宙中。这事物理论有其优点，他可说明心灵之多，事物之多，及对他们的经验之殊异性中之一性，同时赋予个人的分别精神生长与命运以一真实性。但倘若我们能假定一个‘太一知觉性’，或一

‘太一能力’，创造他自体的一羣形像，在他的世界中安置众多有体，则也没有困难假定有一原始底‘本体’，他支持或自我表现于有体之众多，——他的唯一存在之众多心灵或精神权能；则也可推论到凡知觉性之一切对象，一切形像，皆是此‘本体’之形像。于是必然问，这众多和这些形像是否皆此唯一‘真实存在’之真实，或只是代表着的人格和相状，或为‘心思’所造成以代表‘他’的象徵或价值，这便大端依乎是否只有如我们所知的‘心思’在发生作用，或者还有一更深更伟大底‘知觉性’，以‘心思’为其一外表工具，为他的创作的施行者，他的显示的中介物，在发生作用。若是前者，则如‘心思’所见到所造成的宇宙，只能有一主观底或象徵底或代表底真实性：若是后者，则宇宙及其自然有体和对象，皆能是‘唯一存在’的实际真实，皆能是他的有体之权能或形式，为他的有体的力量所显示的。‘心思’，只能是一翻译者，在宇宙底‘真实性’，与其创造底‘知觉性·力量’，‘权能’，‘自性’，‘幻有’的显示之间。

明显的，一属于我们的表面智慧性质的‘心思’，只能是存在的一次等权能。因为他带上了无能与无知的徽识，表明他是依他而后起，不是原始底创造母；我们见到她不知道也不了解他所看到的对象，他对他们没有自动底管制：他必须求得一辛苦建成的知识和管制权能。这起始底无能性可能未有，倘若这些对象皆是‘心思’所自建，是他的自体‘权能’的创作。这是如此，可能是因为个人心思只有一前方底和依起底知识与权能，而有一宇宙底‘心思’，禀赋了偏知，能其偏能。但道‘心思’的自性如我们所知者，是一‘无明’而寻求‘明’；他是部分的知者，分化的工作者，致力于达到一总数，缀成一整个，——他不曾占有事物的真元或其全体：一同性格底宇宙底‘心思’，可能以其普遍性之故而知其部分的总和，但仍然会缺乏真元知识，倘若没有真元知识，便不会有真底整体知识。一个知觉性具有真元底和整体底知识，从真元出发以达到全体，从全体达到诸部分，则不复是‘心思’了，而是一完善底‘真理知觉性’，自动地具有了内在底自我知识和世界知识。是从这基础我们当检视真实性的主观观念。是真，本来没有这么一个事物如不依乎知觉性的客观真实性；但同时有客观性中的一真理，那便是这，即事物的真实性寓居於其内中的什么中，不依赖我们的心思所给她们的译释，不依赖心思在其观察上所建立的构架。这些构架组成心思对宇宙的主观形像或状貌，但宇宙及其品物非徒然是形像或状貌。他们在真元上皆是知觉性的创造，但那知觉性是是与有体为一，其本质便是，有体，之本质，其创造也皆是那本质所成，因此是真实。在这观念下，世界不能是‘知觉性’的一纯粹主观创作；事物之主观底和客观底真理两皆真实，他们是同一‘真实性’的两方面。

在某种义度下，用我们的人类语文的相对底和提示性底说法，一切事物皆为象徵，由之我们乃当接近而达到‘彼’，事物和我们以之而存在者。一体性之无限是一象徵，多体性之无限是另一象徵：甚者，多中之每一事物既回指向一体性，每个我们所称为有限底事物既是一代表着的形相，一形式前景，影射出无限者的一点什么之一幻影相，则凡自加界定于宇宙中者，——其一切对象，事会，理念形成，生命形成，——轮到他们也每个是一关键，是一象徵，对我们的主观底心思，存在之无限性是一象徵，非存在之无限性是另一象徵。‘无心知者，之无限与‘超心知者’之无限，乃绝对‘超上大梵’之显示的两极，而我们在此两极间之生存，我们之从一极进到另一极，

是一进步着的摄持，一恒常底表译，在我们内中的一主观底建造，建造‘未显示者’，的这显示。经过我们的自我存在的这么一种启发，我们必须达到他的不可名相的‘当体’的知觉，且知觉我们自己，和世界，与一切是者，及一切非是者，皆为那个的启示，那个从来不向任何事物全般启示其自体，除了向其永恒底和绝对底自我光明。

但是这种对事物的看法，是属于心思的作用，传译着‘本体’和外在地‘变是’之间的关系的；这当作一种动力底心思表达，与显示的某一真理相应，是有效底，但关系于一附带条件，即这些事物的象征价值，不使事物本身徒然成为有意义底计算代码，抽象底象征，如同数学公式或其他符号，为求知的心思所用的：因为宇宙间的形色和事会，皆表徵‘真实性’的诸多真实；他们皆是‘彼’之自我表现，‘本体’的运动与权能。每一形色在此，因为他是寓居于他内中的‘彼’之某些权能的表现；每一事会是一运动，作发着‘本体’的某些‘真理’在其动力底显示程序中。是这意义，乃使心思的传译底知识，对宇宙的主观偏计为有效；我们的心思本原是一旦知者和翻译者，次要且依起地，乃是一创造者。这诚然是一切心思底主观性的便值，他在内中返映‘本体’的一点真理，不依乎返映也存在的，——不论那独立性自呈为一物理底客观性，或一超物理底真实性，这心思所知，却非生理诸识所见的。然则‘心思’不是宇宙的原始建造者：他是一中介底权能，于有体的某些实际性为有效；是一经纪人，一居间人，实现诸多可能性，在创造中有她的一份，但真底创造母是一‘知觉性’，一‘能力’，内在于超上底和宇宙底‘精神’中的。

有一刚刚是相反的真实性与知识的观念，肯定客观‘真实性’为唯一全般真理，客观知识为独一无二般可靠的知识。这观念始于此一理念：物理存在乃唯一基本存在，而将知觉性，心思，心灵，或精神·眨到物理‘能力’在其宇宙作用中的暂有底结果的地位，——诚然，倘若还有心灵或精神的话。凡属非物理者和客观者，只有一次等真实性，依赖物理者和客观者；他必得向物理心思自加辨正，用客观证据，或一可识的可证的对物理底和外在地事物之真理的关系而自表，然后可领到一张真实性的认照。但是，明显的，这种解决不能严格接受，因其中没有整体性，只见到存在的一边，甚至只见到存在的一境一域，而任其除一切没有解释，没有内在底真实性，没有意义。设若推此至极，则将给予一石头或一梅制布丁以一较大底真实性，而对思想，爱情，勇气，天才，伟大性，人类之心灵和心思之面对一黑暗底和危险底世界而欲主宰之，则将给予以一低等底依赖底真实性，或甚至一非实质底或修忽底真实性了。因为在这概念中，这些事物对我们的主观视见如此伟大底，皆只是当作一客观底物质有体对一客观底物质存在的反应乃为有效；他们之为有效，只是以其处理客观底真实，使其自体在她们上面发生效果：而心灵，倘若竟有，也只是一客观真实底世界‘自性’之一情况。但是，相反的，也可以持执：客观者之擅有价值，只在当其与心灵有一关系；他是一原野，一机缘，一手段，使心灵在‘时间’中前进：客观者是当作主观者的显示之一基地而创出的。客观世界，只是‘精神’的变是之一外表底形式；在此他是第一形式，一基础，但他不是那真元事物，有体之主要真理。主观者和客观者，是两个显了底‘真实性’的必要底方面，且有同等价值，而且在客观者本身的范畴中，知觉性的超物理底封象，一样有如同物理客观性被接受之权；他不能自因推（Apriori）被搁置一边，被认为一主观底虚幻或妄想。

事实上主观性与客观性皆不是独立底真实性，他俩相互依倚；他们皆是‘本体’经过知觉性自见为客观上的主观，及同此一‘本体’向他自体的知觉性自呈为对主体的客体。较偏底观念，则不许任何只存在于知觉性中的事物有本质上的真实，或者，较精确地说，不许任何事物之得到内中知觉性或意识的证明，然外表身体诸识不供给基地或不加以实体化者。但外表诸识能作可靠的证明，只是时当其以客体的版本送致知觉性，那知觉性便对她们的报告赋予一意义，在其外在性上加以他自体的内中直觉底翻译，以明审底依附而加以是正了；因为诸识的证明，在其本身常是不完善底，非全然可靠，必然也非终极底，因其不完全，常至错误。诚然，我们也无知道客观宇宙的工具，除了用我们的主观底知觉性，以身体诸识本身为其工具者；如这世界不但对他现似，亦且在他内中现似，这封我们同然。设若我们对这作主观底或作超物理底客体性之宇宙底见证者，否定其证明有真实性，则也没有充足底理由，许予作物理底客体性之证明有真实性；设若知觉性的内中底超物理底对象皆不真实，则客观底物理世界也有每个机会是不真实。在每个场合，了解，辨别，证实，皆是必要的；但是主观者和超物理者，必另有其证实的方法，不同于我们成功地加到物理底和外在底目的物上的。主观底经验，不能引用外在诸识的证明；他有其自有的观察标准，及其内中底证实方法：同然，超物理底真实，以其正本自性，不能归到物理底或意识底心思之裁判，除非其自投示人物理体中。而且，从使如此，那裁判也常是无能底，或得审慎的；他们只可由其他识感，且由一种考究和肯定之法，能施于他们自有的真实性，他们自有的本性者，而加以证实。

真实性有各个不同底品种。客观者与物理者只是一品种。他对物理底或外向底心思是能起信的，因为对诸识直接明白，至若对主观者和超物理者，那心思却没有知识的工具，除了取自段片底表相，和纪录，和比量，皆是在每一步上可有错误的。我们的主观运动和内中经验，皆是许多事情的一领域，那些事情正如任何外间物理底事情一样真实；但倘若个人心思能以直接经验知道他自体的一点现象，他却不知道他人知觉性中的事，除了用他自体的为比，或凭其外表观察所能得到的这种表相，纪录，和比量。因此，我内向对我自己为真实底，但他人的不可见的生命对我只有一间接底真实性，除了他之怎样打击到我自己的心思，生命，和诸识上。这是人的物理心思的限度，这在他造成了一种习惯，只完全相信属物理者，怀疑或对抗那不与他自己的经验相合者，或入乎他的了解范围者，不与已建立的知识之总和或他自己的知识标准相抵者。

这私我中心的态度，在近代已升尾知识的一有效标准了；这已是暗许或明立为一公理，即一切真理，必须归到个人的心思，理智，和经验的裁判，或不然，则必由共通底或普偏底经验加以证实，或无论怎样是可证实的，然后乃许其有效。但明显的，这是真实性的一虚伪标准，知识的一虚伪标准，因为这意义便是正常底或平均底心思及其有限底能量和经验之统治，除外了超正常或出于平常智慧以外者，至其极，这样声称个人为一切事物的裁判者，便是一自私底虚幻，物理心思的一迷信，在大众是一粗樸和鄙陋底错误。这后面的真理是，每个人应按照他的能量为他自己思想，为他自己而知，但他的裁判之能有效，只是在此一条件下，即他准备学习，常是启对一更大底知识。有过这种论难，谓离开物理标准，与个人底和普偏底证实原则，必引到粗樸底诈妄，收纳未经证实的真理和主观底幻想到知识的领域中。但错误与

诈妄，个人性之介入，凡人自己的主观之参预，在知识的追求中常有，而且物理底或客观底标准和方法，亦不除外他们。错误的或然性，不是拒斥试图发现的理由，而且主观底发现，必以主观底探讨，观察，和证实的方法而追求；研究到超物理者，必须发展，接受，且实验出另一合宜的手段和方法，不同于用以试验物理事物的成份，和物质‘自然’中的‘能力’的程序的。

在任何成见和因推底（即先天底）普通立场上拒绝研究，是一种反开化主义，对知识的发扬有损，正如宗教底反开化主义，在欧洲阻滞了科学发现之伸展。最伟大底一些内中发现，自我有体的经验，宇宙底知觉性，已解放的精神之内中宁定，心思对心思的直接作用，知觉性直接与他个知觉性或其对象相接触而得的事物之知识，大部分有任何价值的精神经验，——凡此皆不能带到普通心思的法庭前受裁判，普通心思对这些事物没有经验，以其缺乏或不堪有经验，遂作为这些事物之无效或无有之证明，建立於物理研究上的发现，通则，公式的物理底真理，可以这么交付此法庭，但即使在此，也还需要一番能量上的训练，然后乃能真实了解和裁判。不是每个未受训练的心思，便能了解相对性的数学或其他很深底科学真理，或判断其结果或程序之有效无效。诚然，一切真实，一切经验，苦要被认为实在，必须能以同样底或类似底经验证明；这么，事实上，凡人皆能有一精神经验，可在他们自己内中追出究竟，加以证实，但只是他们已得到了那能量之后，或已能运用那些内中方法，所以使那些经验和证实为可能的。我们必须暂时稍留连於这些明白底基本真理上，因为反对底理念在最近一时期正在人类心思上居尊得势，——只在现今稍退落了，——阻滞了一浩大可能底知识之境界的发展。至极重要的，是人类精神能够自由，能测度内中底或潜意识底真实之深处，精神底和仍属超心知底真实之深处，而不将自体闭置於物理心思及其客观外在底实体之狭隘境域中；因为唯独那样，方能得到从我们心思所寄寓的‘无明’之解放，解放到一全般知觉性，一真实底和整体底自我实践与自我知识。

一整体知识，要求对知觉性与经验的一切可能底境界之探测，揭示。因为有些我们的有体之主观境域，位於明显底表面之后；这些应当加以探测，而且，无论已确定了什么，必须将其容纳到全部真实性的范畴中。精神经验的一内中领域，是一人类知觉性的绝大封疆；必须进到她的最深底深处和最远底远处。超物理者是正如物理者同样真实；知道他乃全体知识之一部分。超物理者的知识，素来与神秘主义和玄秘主义相聊，而玄秘主义被贬斥为一迷信，一诡怪底错误。们玄秘者亦是存在的一部分；一真正底玄秘主义，意义也不外是研究到超物理底真实，揭发有体与‘自然’的隐秘律则，暴露一切非在表面上为显明者。他试欲发现心思和心思能力的秘密律则，生命和生命能力的秘密律则，微妙物理体及其能力的秘密律则，——凡此一切‘自然’未置之於表面上可见的施为中者；他亦复求运用‘自然’的这些隐秘律则与权能，使人类精神的统治，可引伸到心思的寻常施为，生命的寻常施为，我们的物理生存之寻常施为以外。在精神境域中，这对表面心思是玄秘底，以其超出寻常经验以外而入乎超正常经验以内，可能不单是发现自我与精神，亦且可发现精神知觉性的提示、启悟、领导着的光明，与精神的权能，精神底知识方法，精神底行为方法。知道这些事，将他们的种种真理和力量带到人类生活中，是人类进化之必要底一部分事。科学本身，在其自有的方式上也是一玄秘主义；因为他发皇‘自然’所隐藏的公式，而且他运用他的知识，发放出‘自然’的能力的活动，她所未包括於她的寻常施为以内的，且组织

她的玄秘机能与程序，一大物理魔术系统，使为人类服务，——因为，比起运用有体的秘密真理，‘自然’的秘密权能与程序，没有、也不能有其他魔术了。甚至还可发现，一超物理底知识於物理知识之圆成为必需，因为在物理‘自然’程序之后，有一起物理底因素，一机能与作为，为心思底，情命底，或精神底，非任何外在知识工具所可接触。

客观底真实者的唯一或基本底有效性之一切坚持，其立场是在‘物质’的基本真实性之意识上。但现在已明白了，‘物质’不怎样是基本真实底；它是‘能力’之一架机：已变到甚至颇为可疑了，是否这‘能力’本身的作为与创造皆可解释，除是当作一秘密底‘心思’或‘知觉性’的全能之运动，其架机的程序和步骤皆为其方案者。然则已不复能认‘物质’为唯一真实。存在的物质解说，乃是除外地集中，专事於‘存在’的一个运动之结果，而这种除外底集中有其用处，因此可许；在近代，这已由物理‘科学’的许多浩大底和无数微小底发明而自加辩正了。但是整个存在问题的解决，不能建基於一除外底一偏底知识上；我们应当知道不但‘物质’是什么，她的程序是什么，亦复应当知道心思和生命是什么，和她们的程序是什么；而且人亦复应当知道精神与心灵及一切在物质表面之后的事物：唯独如此，我们乃能有一够整体底知识来解决这问题。同此之故，那些存在观，起於一除外底或主要底专注於‘心思’或‘生命’，视‘心思’或‘生命’为唯一基本真实者，也没有一够宽广底基础使人接受。这么一除外底集中的专注，可引到一富有结果的探讨，很可启示‘心思’和‘生命’，但不能结果出问题的整个解决。也很可能是，除外底或主要底集中，又专注於潜意识底有体上，视外表存在仅为一系列象徵，所以当作其唯一真实性之表现者，亦可投射强盛底光明到潜意识及其程序上，且广大地扩充人的全能，但在其本身这不会是一整体底解决，或会成功地引我们达到‘真实性’的整体知识。在我们看来，‘精神’，‘自我’，便是存在的基本真实性；但是，除外地集中於这基本底真实性上，除外了‘心思’，‘生命’，或‘物质’的一切真实性，除了视为在‘自我’上的一外加，或‘精神’所投下的无实质底阴影，虽可有助於一独立底和根本底精神实践，却无捕於宇宙底和个人底存在之真理的一整体底和有效底解决。

然则一整体底知识，必须是存在的所有各方面的知识，是各个分别底，又是在每个对全体的关系中的，及全体对‘精神’的关系中的。我们现在底境况，是一‘无明’和多方面底寻求；他寻求一切事物的真理，但是，——由人类心思的推测之类别与执持，推测那足以解释一切真理的基本‘真理’，一切事物基本上的‘真实性’，便为显明的，——事物的基本真理，他们的基本真实性，必求之於某个同时是基本底又是普偏底‘真者’上；这便是那个，一旦发现了，便必然概括且解释一切，——‘知之则一切皆知’：基本底‘真者’，必须是也必包涵一切存在的真理，个人的真理，宇宙的真理，凡一切出乎宇宙以外者的真理。‘心思’，在其寻求这么一个‘真实性’，从‘物质’以上实验每一事物，看那是否便是‘他’，不是在一错误底直觉上进行的。一切凡所需要的，便是循此探究至於终尽，实测经验的最高底究极底水平。

但我们既是从‘无明’出发以趨於‘明’，首先我们得发现‘无明’的秘密性格及其充分限度。若使我们视此‘无明’，我们寻常寓居其中的，以我们生存於一物质底，一空间和时间底宇宙中之真正情形，则我们见到在其

较阴暗面，不论我们从那一方面看他或接近他，他自体总销归於一多方面的自我无知这事实。我们无知於‘绝对者’，即一切有体和变是之渊源；我们视有体的局部事实，变是的时间性底关系，为存在的全部真理，——那便是最初底，原始底无明。我们无知於无时间，无空间，不动和不变易底‘自我’，我们视宇宙的变是，在‘时间’与‘空间’中的恒常底动性与变化，为存在的全部真理，——那便是第二，宇宙底无明。我们无知於我们的偏是自我，宇宙存在，宇宙知觉性，我们的与一切有体一切变是之无限一体性；我们视我们的有限底自私底心思性，情命性，躯体性，为我们的真实自我，而视凡机乎此者为非自我，——那便是第三，私我底无明。我们无知於‘时间’中的永恒变易；而视此‘时间’中一小段，‘空间’的一小方分之生命，为我们的始、中、卒，——那便是第四，时间性底无明。甚至在此短促底时间上底变是中，我们无知於我们的大底，复杂底有体，无知於那对我们的外表变是为超心知者，下心知者，内心知者，周心知者；我们视那外表底变是，并其明显心思化了的经验为我们的生存之全，——那便是第五，心理底无明。我们无知於我们的变是之真组织；我们视身体，或心思，或生命，或此中二者，或全三，为我们之为我们者的真实原则或全部说明，而昧然於那组成他们者，且以其玄秘底当体而决定，且意在於以其出现而独尊地决定他们的施为者，——那便是第六，组织上的无明。为此一切无明之结果，我们失却了我们在世间的生命之真正知识，管制，和享受；我们无知於我们的思想，意志，感觉，行为，对世界的问难在每一点上皆给予错误底或不完善底答复，流浪於错误和欲望，挣扎和失败，痛苦与快乐，罪恶与愿蹶的昏雾中，循着一条曲折底路，盲昧地摸索一变动着的目的地，——那便是第七，实际底无明。

我们对‘无明’的概念，必然将决定我们对‘明’即‘知识’的概念，而我们的人生既是‘无明’之否定同时又寻求‘明’，因此也决定人类努力的目的，与宇宙大事之目标。然则整体知识的意义，必是芟除这七重‘无明’，由於发现其所错过的或所忽略的，在我们的知觉性内中作一七重底自我启悟：这意义将是‘绝对者’为万事万物之源：‘自我’，‘精神’，‘本体’之知识，以及宇宙知识，知其为‘自我’之变是，‘本体’之变是，及‘精神’的一显示；知道世界在我们的真实自我之知觉性中与我们为一，这么便除去对他的分隔，由於私我的分别底理念和生命而造成的；知道我们的性灵元及其在‘时间’中之永生坚住，超出死亡与世间生命；知道我们内中底更伟大底存庄，在此外表之后；知道我们的心思，生命，身体，在其与内中自我的真切关系中，及其与在他们上面的超心知底精神底和超心思底有体的真切关系中；终者，知道我们的思想，意志，与行为的真正和谐与真正用处，而且改变我们的全部本性，为‘精神’，‘自我’，‘神明’，整体底精神‘真实’之真理的一知觉底表现。

但是，这不是一智识底明，可以学到，可以在我们现在的知觉性的型范中完成的；这必须是一经验，一变是，知觉性的一变易，有体之一变易。这便介入了‘变是’的进化性格，和这事实，即我们的心思底无明，只是我们的进化中的一阶段。然则整体知识，只能以我们的有体和我们的本性的一进化而致，而那便会好像是指徵‘时间’中的一纾缓程序，如随附其他进化底转变者。但与那推论相反者，却有此一事实，即进化如今是变到知觉底了，其方法与步骤，无需乎是属於当其在程序上为下知觉底时候同样底性格了。

整体底明，既必由知觉性的一改变而有，则可由一种辩证法而得，其间我们的意志和努力有其一份的，其间他们能发现且运用他们自有的步骤和方法的：他在我内中的生长，能以一知觉底自我转化而谁行。放是应当看这进化的新程序的原则，大概会是什么，并且看必然在其中现出的整体知识的运动，又会是什么，——或者，换句话说，那应当是神圣人生的基础之知觉性的性质是什么，如何乃能希望那生命形成或自加形成，现实化，或者，如人可说，‘实践’。

第十六章 整体知识与人生目标；四存在论

但是，在我们考察‘知觉性’之进化底上升的原则和程序以前，必须重述我们的整体知识所肯定者，肯定为‘真实性’及其显示之基本真理者，以及他所认作有效果底诸方，与机动底诸面，但不能承认其为足以全般解释存在与宇宙者，因为知识的真理，必须基托人生的真理，且决定人生的目标。进化程序本身，便是存在的‘真理’的发展，这‘真理’是在世间隐藏於一原始底‘无心知’中，为一现出底‘知觉性’所启发的，在其自我开展上一级一级升起，直到他能在自体中显示出事物的整体底真实性与一全般底自我知识。进化的发展过程，必依乎其所从而出发且当显示的那‘真理’的性质，——即其程序的步骤和他们的意义，皆依乎此。

第一，我们肯定‘绝对者’为万事万物的原始与支持与秘密底‘真实性’。‘绝对真实性’，不可用心思思维和心思语言加以界说，形况。他对他自体是自明底，是自体存在底，正如一切绝对者皆是自明底，但是我们的心思底肯定辞和否定辞，或分别或综合，不能范限他，不能界说它。但同时有一精神底知觉性，一精神知识，一同一性知识，能摄持此‘真实性’在他的基本诸方面上，和她的显了底诸权能与诸形相上。凡他之是他者，皆归入这叙述内，而且，若为此知识在他自有的真理或她的玄秘底意义上所见到，也可视为这‘真实性’的一表现，而且本身便是一真实。这显了底真实性，在这些基本方面是自体存在的；因为一切基本真实，皆是那在‘绝对者’中为永恒和内在为真实底什么之启发；但一切非基本者，一切属暂时者，是现相底，是形式与权能，依乎其所表现的真实性，以那而为真实，且以其自有的真义，其所内涵者之真理而为真实，因为他是那，不是偶然底什么，不是无基础底，虚幻底，一空空造成的形像。纵使是能破坏形像者和乔装者，如虚伪破坏且乔装真理，恶破坏且乔装善，也有一时间性底真实，为‘无心知’的真正后果；但这些相反底形像，虽在她们自有的原地内为真实，皆不是真元底，只於显示为助佐，当作她的运动之一时间性底形式或权能而为他服务。偏是者为真，则由於‘绝对者’，她是‘绝对者’的一自我显示，而凡其所包涵的一切是真，由於偏是者，他予之以一形式和形像的。

‘绝对者’自体显示於两项上，一‘本体’，和一‘变是’。‘本体’是基本底真实性；‘变是’是一功果上的真实性：他是一机动底权能和结果，一创造性底能力，‘本体’的一作发，其无变易无形相底真元之一恒常坚住底然可变易的形式，程序，和结果。凡一切说‘变是’於其自体为充足的理论，因此皆是半真理，於显示的某些知识为有效，即由除外集中於其所肯定所见到者而得到的知识，但否则若是有效，只因‘本体’原不与‘变是’相离，却原在其中，以之而成，内在於其每一极微小底原子，亦内在於其无际涯底充周与伸展中。唯‘变是’自知即是‘本体’时，乃能完全知道其自体；‘变是’中之心灵达到自我知识与永生，时当其知道‘无上者’与‘绝对者’，且占有着‘无限者’与‘永恒者’的性质。作那，乃是我们的人生之无上目标；因为那是我们的有体之真理，因此也必是我们的变是之内在底目标，必然底结果：我们的有体的这一真理，在心灵中变成了一显示之必需，在物质中变成了一秘密底能力，在生命中变成了一迫促和倾向，一欲望和一寻求，在心思中变成了一意志，目标，企图，目的；要显示出从头在其内中为玄秘者，乃进化底‘自然’之全部隐秘趋势。

因此，我们承认那真理，有些超宇宙底‘绝对者’的哲学建立其上的；‘幻有论’本身，纵使我们辩驳他的那些究竟结论，也仍可接受，当作心思中的心灵，心思有体，在一精神底实际经验中应当对事物的看法，时常其自体从‘变是’割开，以接近且入乎‘绝对者’。但是，‘变是’既是真实底，在‘无限者’和‘永恒者’的真本自我权能中这必然底，这也不是一完全底存在哲学。有可能，心灵在‘变是’中知道他自体即是此‘本体’，且具有此‘变是’，知道他自体即是‘无限者’在真元中，但亦是‘无限者’自体表现於有限者内，即是无时间底‘永恒者’，观其自体及其工作於‘时间永恒性’的建立着的定位与发展运动中。这实践是‘变是’的极顶；是‘本体’在其机动底真实性中之圆成。然则这必然是事物的全部真理的一部分，因为唯独这乃给予宇宙一充分底精神意义，且辩正了显示中的心灵；万事万物的一种说明，而褫夺宇宙底和个人底存在的一切意义的，必不能是全部底说明，他所提出的解决，必不能是独一无二真正底结论。

我们提出的次一肯定，便是‘绝对者’的基本真实性，对我们的精神知见为一‘神圣底存在’，‘知觉性’，与‘有体之快乐’，这是一超宇宙底‘真实’，自体存在，但亦复是承托全部显示的秘密真理；因为‘本体’的基本真理，必须是‘变是’的基本真理。万有皆是‘彼’之显示；因为他甚至寓居於一切似乎是她的反对者中，他们在他们上面的暗中迫切以启露她，乃是进化的原因，迫切‘无心知’从他自身发展出他的秘密知觉性，迫切似是底‘非有身’，在其自身中启示玄秘底精神存在，迫切‘物质’的无感觉底中性，发展出种种有体之快乐，而这，应当增长，从其诸小项，其苦与乐的诸对反底二元性解放而自由，入乎存在的真元快乐，精神底‘阿难陀’。

‘本体’是一，但这一性是无限底，在自体中包含他自体之无限多数或多性，这‘太一’亦即是这‘大全’；他不但是一真元‘存在’，亦且是一‘大全存在’。‘太一’之无限多性与‘多’之永恒一体性，乃一真实性的两真实或两方面，这显示建立於其上的。以此显示的基本实理之故，‘本体’对我们的宇宙经验自呈於三姿态中，——超宇宙底‘存在’，宇宙底‘精神’，及‘多’中之个人‘自我’。但是这多性容许知觉性的一现相上的分化，一功能上底‘无明’，其中‘多’，诸多个人，不复觉识永恒自体存在底‘一性’，而且遗忘宇宙底‘自我’之一性，他们以之而生，而动作，而有其自体的。但是，以秘密底‘一体性’之力，在变是中的心灵，为其自所未见的真实性所驱，为进化底‘自然’之玄秘压力所迫，要出脱这‘无明’境界，而且终於恢复唯一‘神圣本体’之明，及其与之为一的一性，并且同时恢复其与一切个体与整个宇宙之精神底一体性。她应当变到不单是觉识他自体在宇宙中，亦且觉识宇宙在他自体中，及宇宙‘本体’之为他的更大底自我；个人应将自己宇宙化，同时又变到觉识他的超宇宙底超上性。真实性的这三个方面，必然被包括在心灵的真理及宇宙显示的真理中，而且这必需，必然决定进化底‘自然’之程序的终极趋向。

一切存在观念，如缺乏‘超上性’且忽略他的，必然不是有体的真理的完全叙述。汎神论的观念，见‘神圣者’与‘宇宙’之同一性，这是一真理，因为凡此一切是者皆是‘大梵’；但时若他失却且芟去超宇宙底‘真实性’，则他短缺了全般真理。在另一方面，那唯独肯定宇宙，却视个人为宇宙‘能力’之一副产品而遣除之者，那每种观念错在过於着重世界运动的类似底事实一方面；这只在自然底个人为真实，甚至还不是其全部真理；因篇自然底